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三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一

宋 陳深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王 昭公於去年之十二月薨于外二子公衍公為季氏惡之而廢嫡將立公之弟公子宋至六月公之喪至五日而宋始即位宋非受之先君受之于季氏自正月至六月魯國無君而正朔無所承故經但書春王二字不書正月略之也所以抑強臣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大夫韓不信城成周以仲幾不受功擅執之而不

以天子之命又不以歸京師故經書以疾之其專執無君之罪具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昭公喪至而即位示有所繼也當不崇朝即定又奚待六日乎蓋意如有所制也書之以著其惡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昭公薨于乾侯暴露六月喪始至魯七月而後克葬季孫猶欲溝其墓域而易其謚號以榮成伯之言而止季孫之惡著矣

九月大雩書不時也詳見桓五年

立煬宫煬音羊去聲立者不宜立也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昭公死外季氏以為獲福故立其宫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菽經歲而後成耐寒之物也十月初寒冱霜未嚴何以能殺菽也書此以

記異
也

二年癸巳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天火曰災
言火自雉門延及兩觀也　正義曰明堂位曰庫門天
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
也釋宮曰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
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
闕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然則
其上懸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
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石氏曰明堂稱
魯之宮廟與天子之制同者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
子應門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兩觀外闕諸侯
臺門則兩觀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僭天子之禮
久矣春秋因其災以見之言過制以致天災也魯不敬
天之戒而又新作之失禮甚矣大室屋壞御廩災成周

宣榭火之類必更而新之經皆不書惟此雉門及兩觀書者惡内之不祗天變而以僭侈為所常也

秋楚人伐吳吳子誘楚師至而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一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録故删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魯僭久矣既災而復作習舊而不知為非履變而不知為戒春秋因事以示貶也

三年甲午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

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由又切

二月辛未邾子穿卒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音亦又夜去聲之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姑飲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而敲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左氏傳盟于郯修邾好也杜氏注郯即拔也郯淮陽軍下邳縣東八十里有郯子城宣四年平莒與郯

四年乙未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晋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蔡侯如楚因不與子常裘佩止之三年後獻之得歸蔡病之如晋請伐楚晋請命于周於是天子之卿大合諸侯會于召陵將以救蔡伐楚也而卒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不振旅而還卒使吳乗其釁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召陵此舉合十八國之衆而不能有為但入楚之竟而已故經書侵楚陋之也當時晋雖主之實劉子為之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之師盛於五伯未幾不幸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左氏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役屬楚未始通晉則何以責其不會伐蔡以晉命恃强滅沈以之歸而又殺之甚矣它曰寧免公孫翩之禍乎書以歸罪沈子嘉不能死社稷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由又反 程子曰公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以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以及 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皐鼬杜氏注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杞伯成卒于會 悼公卒僖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或以為近晉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公以得盟為幸

劉卷卒 杜氏注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

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左氏傳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故經稱晉以狄之令晉會諸侯不為蔡伐楚蔡為楚圍而不之救而又伐鮮虞畏強凌弱也然經仍書晉士鞅衛孔圉何耶晉棄諸侯固可罪而蔡無滅國之禍輕重之異也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

葬劉文公文謚也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令會其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楚圍蔡蔡求救於晉晉荀寅求貨於蔡弗得而辭蔡侯遂折召

陵之謀蔡去晉求吳救吳許之冬十一月蔡以吳之師及楚戰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吳稱子善救蔡也然經不曰救者吳楚相攻非一日吳子胥宰嚭皆有謀楚復讎之志蔡人往請會逢其適吳遂假為蔡出師之名本非有救災恤鄰之實故不言救囊瓦以貪殘敗國喪師又不能死故記其奔而稱人賤之也書蔡以吳子者言蔡能用吳而左右之也吳楚强弱雖不同不以夷主中夏也然自此之後吳日强遂主中國會盟矣

庚辰吳入郢吳子救蔡伐楚春秋善之及囊瓦敗奔長驅入郢乘其國破君亡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君舍于君之室臣舍于臣之室虐及生死不義之甚狄道也春秋惡之故不書爵而舉號反而狄之也

五年丙申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夏歸粟于蔡左氏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急也矜無資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吴於發聲也從其本國之自稱也猶所謂句吴也　左氏傳越入吴吴在楚也乗吴在楚而入其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左氏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劉氏意林曰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絶之則其著也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之為定之大夫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五年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鮮虞白狄別種也前年秋晉士鞅與衛孔圉伐之令冬士鞅又帥師圍之晉不能以德懷之徒數加以兵兵愈忿而愈不服經屢書之以惡晉也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許依楚楚師敗不暇救也許自隱十一年魯齊鄭入之後使許叔居許東偏成十五年遷于葉昭十八年又遷于白羽定四年又遷容城許偪鄭數為鄭所困故依楚而屢遷之近楚以圖存也六年楚為吳所敗鄭乘其敝使大夫遂滅之鄭以大夫滅諸侯而以其國君歸甚矣春秋之義以其君歸者皆名之以其失地不能死社稷罪之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胥靡周地周

儋翩因鄭人以作亂為之伐胥靡晉使討之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而止張氏曰奉晉命以討鄭黨亂人正也然倍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二子請已謂晉人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强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劉氏意林曰陽虎倍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宋樂祁聘晉其家宰陳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樂祁立後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宋專使來聘晉敬盟主也而晉卿范獻子與趙簡子私忿以宋使有所獻於趙故譖而執行人經稱晉人以執貶之也非伯討也執無罪徒絕鄰國之好耳況又出於大夫私意晉侯之昏庸可知宜乎權移三家而伯統絕矣

冬城中城杜氏注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又以公懼三家而脩內城然不可得而詳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何忌不言何闕文也鄆貳於齊故二卿帥師圍之其

專甚
矣

七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左氏傳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許氏曰伯道墮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召陵之會晉卿求賂諸侯皆貳齊鄭會鹹又徵會于衛將以同叛晉也是時大國惟晉鄭齊衛又數背叛相侵伐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則視之以為向背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見

上文 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齊盟鄭又盟衛同叛晋也晋景不足望齊盟鄭衛亦欲伯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事晋而齊叛之故伐我西鄙齊景乘晋之衰無德以懐諸侯徒欲以力定伯不知其不可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門于陽州 魯陽虎用事無軍政故以侵書之而公亦以危致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邱之郛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去年秋齊國夏來伐以魯之從晉也今年公出師報之也不為無故然至於再興師而齊未嘗懼而求平亦未聞戰魯之出師凡三月勞民已甚於齊初無損益故兩書侵皆言公志其愧也齊之師再至則兩書伐我見齊强魯弱也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 杜氏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 不曰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以其來救故公逆會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懐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傳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周卿士 鄭邑 報

伊闕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覇何日之有報伊闕者假王命也　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齊盟鄭于鹹盟衛于沙鄭衛始叛晉於是晉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懐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注結叛晉也衛鄭既叛晉晉侵之魯亦助之曲濮之盟合謀以備晉魯也

從祀先公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謂將正二公之位次也石氏本比意曰文二年躋僖公

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馮氏謂從非訓順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大廟其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然則從祀者蓋言隨而祭之也詳其事書曰從祀先公則昭公可知矣不言昭公内諱也昭公卒于外喪歸意如尚欲溝絶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既而止葬其墓南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得入廟也明矣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昭公入則閔僖當祧去廟中之昭穆正矣胡氏引此說言陽虎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國人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由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注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穀梁

以寶玉為封圭始封之國大弓為武王之戎弓　季孫意如逐君專國如此其强也其子斯乃為家臣陽虎所制而拘之虎欲順祀先公將享于蒲圃而殺之幸而公斂處父如以告孟孫期孟孫以兵救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謂林楚往孟氏得免於難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入與陽氏戰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經不書略家臣也　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魯國之重寶陽虎竊之以奔將以賂外國求容也其後虎自以不義之甚而歸之有國者不能保其世寶尚足為國乎虎之叛則略而不書分器失則不可不書也意如卒未久子斯幾為家臣所殺亦幸而免天之報施顯然若此姦憸亦可以鑒矣

九年庚子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二物先代之寶失之書得之亦書不曰盜歸寶玉大弓者盜微賤不可再見虎將走齊畏齊人弗義其盜也故反之穀梁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伐晉夷儀克之猶畏晉未敢遽進衛侯過中牟往助之次于五氏齊為晉所敗經不言

伐而言次何也惡其伐盟主也凡言次皆緩也盖二國謀禦晉魯也然其實聲言伐晉以脅魯將俟其來求平也故明年魯及齊平亦同背晉矣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左氏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奉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逺也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音闢又避之趙氏曰案經不書盟傳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夫子故為此説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故自遽辟之已下至齊侯將享公悉不取　許氏曰昭公以來魯滋以削君行必致蓋易危也夾谷之會孔子正勝然猶致之存戒心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報夷儀也　晉人討衛而衛不服晉以昨涉陀盟衛捘衛侯之手無禮遂執陀殺之以求成亦不許何晉不思衛恃齊故爾倘有以服齊則衛自來矣今圍之而不知懼徒以堅齊之從耳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讙龜陰三邑皆汶陽田也

案傳魯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以禮相見齊侯使萊人鼓譟欲執公孔子命司馬止之而折以理齊侯愧又優施舞于幕下孔子使司馬誅之齊侯歸告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魯君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想其時歸齊至此方返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言歸不言來言歸又言我我則魯所欲也今之歸田程子所謂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曰來歸使魯欲得故地縱以兵革攻伐否則厚幣巧辭以請亦未必能得聖人一言而以正勝齊侯心服内愧乃自歸之此聖人存神過化之妙有以啓其良心非智謀者倉卒所可為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之邑初叔孫使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而使圉人殺之侯犯以不能副叔孫之命遂叛故叔孫與仲叔圍之弗克秋再圍之亦不服其強可知矣工師駟赤為叔孫謀俾侯犯事齊宣言郈中齊人將遷郈民郈民駭圍侯犯犯出奔齊人致郈犯以郈事齊及奔齊乃致郈於魯　三家專魯久矣至是而家臣爭叛理宜然也令經直書大夫再帥師圍邑不出公命陪臣據邑以叛比事而觀天下事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使樂祁于晉晉執之八年樂祁歸卒于大行晉士鞅曰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令宋公使樂大心　樂族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爲有疾樂祁之子溷怨而譖于公逐之溷責大心同族不去樂大心責溷衰經生子大心辭使宋公已怒之及溷之譖固易行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分其室五分與獵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朱馬鬛尾以與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母弟辰使地奔以禮辟而請君止地君不聽辰亦奔　地於巳之嬖不吝公之嬖則吝亦偏於私矣宋公以嬖而失二弟友愛之義固可貶辰強挾二卿而出二卿亦見脅於辰俱可罪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魯定之初晉伯雖衰猶能會盟諸侯故城周之役侵楚之會皐鼬之盟鄭皆與焉及聲公即位晉伯會盟侵伐蔑然不舉故鄭始東結齊魯與晉為敵定十年會齊十一年平魯又涖盟至哀二年又與晉戰

叔孫州仇如齊左氏傳武叔聘于齊杜氏注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苦侯切出奔陳傳見上 劉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其弟云者以重書也何重乎宋公之弟辰言不能親親也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盖强脅之也 書宋公之弟辰交譏兄弟失道也書暨仲佗石彄出奔貶大臣不能自立爲辰所脅而奔亦交譏之也

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 劉氏曰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 宋景嬖向魋公子地怒魋而出奔公之弟辰請止地公不聽忿而挾二卿亦奔奔無大故輕於去國固可罪何未幾四臣據宋邑自陷于叛逆其罪不可逭也書自陳者藉鄰國之勢以叛陳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公以諧逐大心大心在曹聞宋公子地公之弟辰仲佗

石彄叛于蕭自曹往從之

雖不書叛其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公六年侵鄭為晉討也令及鄭平始叛晉也　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叔還音旋如鄭涖盟　還叔詣曾孫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比云叔詣誤

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君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許規切郈　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恃險以叛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郈費成也為三家忠謀墮毀其城使無所恃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二邑已墮而成獨不服雖公圍之亦不克郈費強難克而克之成最易而不克何耶盖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俾孟孫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齊人以孔子為政饋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還　又重十三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三家不慎於禮擅城其邑雖欲墮之而不從卒受其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攻入公之側幸而伐之勝二子奔齊遂墮費家臣屬邑在國內而強悍不能制其亂極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地杜氏注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之邑公歛處父先謂孟孫以為保障而不欲墮之故公圍之弗克郈費不易克二子皆墮之公圍成弗克其不足與有為也成國內之邑而書至者臣強君弱其危甚矣無異於外也

十有三年甲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一名郥古閒反氏高平鉅野縣有郥亭今屬濟州　齊侯衛侯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書不時也　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

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音毗蒲　夏蒐非時　大蒐于比蒲凡三　昭十二年此年十四年

衛公孟彄師師伐曹　衛大夫連年專伐書以惡之　已見前十二年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案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鞅邑午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以是故與邯鄲親而寘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齊必來報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之好不絶如之而歸之晉陽趙孟不察其謀怒而殺午趙稷午之子涉賓午家臣以邯鄲叛俾司馬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以殺午故伐趙氏鞅奔晉陽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經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入者不順之名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言于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此書法與上同三叛臣之罪均也皆强悍不知有君晉室自是微矣 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藴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韓魏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令乘其隙告公伐之而請復趙欲使二子益忿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晉國載書始禍者死鞅之欲益衛貢殺邯鄲午非始禍乎晉侯既不能致辟於鞅反從韓魏之請俾已叛者復歸于晉無政刑矣此韓趙魏分晉

之本也歸易辭也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

薛弒其君比胡氏曰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比弒而惠公夷立又名寅

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趙陽趙黶孫親富不親仁胡氏曰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冨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音臧歸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頓子小邦欲事晉背楚陳附楚者也故又絕其好頓子知慕中夏盟主而事之其好尚固可取也殊不思晉之伯衰諸侯俱叛一旦楚陳來伐誰能救之坐待其亡以取困辱公孫佗人以中國之大夫而從夷狄以滅人之國其惡甚矣以頓子歸不言歸陳歸楚盖以二國滅人之惡為重故不暇別以歸何國也頓子書名責其不能死位無復國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氏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

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吳光玩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　書越敗吳下曰吳子光卒隱然示光因敗傷而卒也不言爵不言師不言戰皆夷狄

之又略之也書敗者詐戰也哀元年吳子敗越吳越不告故魯史冊不書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左氏傳晉人圍朝歌以范中行氏據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即牽地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左氏傳范氏故也　許氏曰齊魯宋衛崇奬逆亂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市軫切　石尚稱名固知為天子之士而非大夫然亦當稱王人君既不以禮使之尚亦以非禮行故書名以貶之也脤祭肉也腥曰脤熟曰膰禮助祭則受胙天子於諸侯固有歸脤之禮魯未嘗助天子之祭而天子遣使越千里而歸脤非禮也經特書以示譏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入其家使真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辠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

同此義張氏曰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録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彄出奔左氏傳衛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辰嘗奔陳自陳入于蕭以叛今又自蕭奔魯魯不惟不能討又從而容受之何耶

大蒐于比音毗蒲大蒐于比蒲凡三詳見前年

邾子來會公方蒐而邾子來會則知公在蒐所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久不屬公皆季孟為之也邾子來不以朝禮故但書來會而蒐又非宜會之處故明年邾子復來朝魯

城莒父音甫及霄　莒父霄魯二邑杜氏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漫徧也徧食其身杜氏注不言所食舉死重也　趙氏曰予早年嘗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于會稽時有水旱癘疫之苦至明年牛災小鼠能螫牛才傷皮膚無不死　郊天子祭天地也魯僭禮屢致災變神不享非禮可知矣而當時君臣不悟猶改卜牛聖筆因事書之以志非禮致變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胡書楚子爵其胡子豹書名罪在豹也吳入楚胡子乘亂盡俘其邑之近者以歸小國不安分而暴虐若此楚既定又不事楚是自取滅亡故楚子

滅之罪不在楚也又不能死位而楚以之歸亦當書名貶之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 三卜不吉巳見神不饗非禮而又再三瀆之瀆則不告矣雖二吉猶不當為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薨于路寢非正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在哀十二年公子地奔鄭宋鄭之閒有隙地六邑弥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鄭人將以處公子地故伐以取之 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伯之餘業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

桓雖為之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女居切謀救宋也齊宋去年方會令為宋出次緩辭也不書救不誠于救也

邾子來奔喪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自周之衰諸侯廢此禮邾滕近魯之小國魯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及葬滕子來會葬以天子之禮待列國非正也自是諸侯奔喪由邾子始然不過以强弱利害行之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劉氏曰此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其為妾也故其歸不帶不逆不至子未成君也故其死不薨不謚不葬不小君也纂例曰自

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子奔喪滕子會葬皆非禮也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說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强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己定丁巳日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非禮也無雨備故待霽而後葬與宣八年葬敬嬴同書實事以示譏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非夫人而書葬定姒宜矣

冬城漆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則此城漆者庶其邑也魯嘗受叛人規叛邑令城而固有之非義也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吴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四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二

宋 陳深 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丁未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使徙國江之北汝之南蔡於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更叛楚就吳

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未嘗列諸侯之會蓋世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

奔隨而隨獨免之卒復楚國故德之而使列於諸侯令得見於經定六年許為鄭所滅未久復見楚封之也經不書不與中國制在夷狄也　楚師遷蔡經止書圍蔡蓋蔡嘗以吴師入楚幾亡其國楚復讎之事可恕也故書楚子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春秋書郊終於此魯郊非其禮而又非其時故牲被災害比比有之經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故聖筆因其變而志其失以示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魯師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魯不書非公命取棘蒲晋地　許氏曰覇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

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師師伐邾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十五年邾子來朝其年定公薨邾子來奔喪邾之事魯甚謹定公喪甫朞而仲孫何忌伐邾書之以見内惡也

二年戊申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伐邾取漷火虢反又音郭東田及沂西田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襄十九年魯嘗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師師伐邾又取漷東沂西之田三家伐國非君意取田以入已私也經列書之以彰其惡魯兩納邾叛人邑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三家恃强凌弱不道甚矣以中國霸衰故無所忌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鉤邾地　春秋書盟止此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三家政由己出既取邾田又強要之盟邾何敢弗從紓其滅亡幸矣經列書之以著其惡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出奔在外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滕來朝凡四今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經書衛世子本其當立也書納于戚不于衛輒拒父之惡不言自著矣聵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後欲立郢郢辭遂止及公卒而聵之子輒立則立輒非君命也使輒知其命之非正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順而國定矣奈何輒貪國而不知有父堅拒其入

瞶居戚十三年因孔悝之臣乃得入而輒始奔魯是滅其天性絶其天倫不可立於天壤間矣尚何足以君國乎經書鞅納衛世子鞅不降書人得無貶焉則知所納善也與晉人納捷菑于邾者異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衛地在戚城南 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即罕達子般駟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即鞅 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 踣也 於車中獲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皆言師師其衆敵也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兩不足書侵伐無客主也罕達送輸而趙鞅禦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駟之所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 楚圍蔡蔡降使疆于江汝楚師還又背楚請遷于吳吳許之又悔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於是徙于州來書大夫而稱國以殺君與用事大夫擅殺之也蔡悔請遷及吳師入委罪於人自此誰爲盡忠以謀其國宜乎上下危疑旋致禍敗也

三年己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也 衛石曼姑爲衛輒圍戚而書齊國夏先之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也特書以著其惡 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晋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

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地震凡五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非禮也三家以出於桓而立於僖以是爲說者桓至此十世僖至此七世矣僭而存之瀆禮之甚天變豈虛加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公羊作開陽杜氏注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馬元年鼠食郊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師師伐曹 以十年宋大心奔曹而助之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之子季桓子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則肥季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康子聞桓子有遺男不須遽請退當令鞠育之俟其長而還以位則善矣正常言未幾而奔公使共劉視之則已殺之矣康子僞勇於退而使人戕之也貪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杜氏注公子駟之黨 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

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盟今年又圍邾皆叔仲貪利忘信也經詳書以志其惡

四年 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楚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即公孫霍 蔡侯誑吳乃委罪執政以說人心危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逐而射之卒蔡

人殺翩公孫辰奔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翩之黨猶名則翩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稱盜蓋一旦竊發爾國君行有單從居有衛兵而為盜所殺其君之不道可知矣胡氏所謂變文書盜以警有國者之君也書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弒畏人疑之而自逃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既為盜殺未久主殺二大夫者誰與當時用事之臣也故前輩疑蔡下闕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蓋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山北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少習商嶺武關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師經書晉人貶之也戎蠻失地窘窮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求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至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令曷云歸于楚胡氏謂猶京師楚也畏楚之强也吕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强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滅絶不道之甚也

城西郛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亳社災亳即殷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于亳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社者

封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天火曰災亳社災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辛亥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 魯不能親仁善鄰連年懼晉城邑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又城漆哀三年城啓陽去年城西郛今年城毗明年又城邾瑕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左氏傳齊燕姬生子燕姬景公夫人生嫡子不成而死未冠不成人諸子鬻姒景公妾之子荼嬖荼即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欲立荼未發姑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数閏譏其閏月葬也

六年壬子春城邾瑕杜氏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齊州任城縣地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内邑也　魯自背晉數年間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左氏傳吳伐陳脩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陳大夫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哀二年侵陳令又復修舊怨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言諸大夫將棄子之命子早圖之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禍子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高國並爲世臣一時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諂事而不察其詐謀反覆卒墮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音旋會吴于柤　柤楚地叔還以吴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吴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書齊陽生入于齊繼書陳乞弑其君

荼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為而遽入于齊陳乞召之來也乞召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為君也以之為君必去荼也荼之弒乃陽生令朱毛遷於駘而殺諸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弒其君荼陳乞以計出高國意在立陽生高國去乃召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弒荼乎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弒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然陽生不書公子者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絶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者程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癸丑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晋也定八年鄭始叛老邱之

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搆怨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衰故恣其所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吴于鄫 才陵切鄫令琅邪鄫縣 左氏傳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吴人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吴恃強大欲霸中國魯會吴于鄫徵百牢景伯以周禮折之弗聽魯以吴棄禮

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徳失二徳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為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推公伐無故而入人之國處其宫晝夜掠此何異大盗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為之是皆季孫恃强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吴為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懼吴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者邾既滅茅夷鴻保於茅請救于吴故明年吴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

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郊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吳伐我吳為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吳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明日舍于庾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魯恥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 讙齊北蛇邱縣西有下讙亭今襲慶府龔邱縣　闡魯闡鄉漢為剛縣故城在龔邱縣　左氏傳齊悼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以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讙及闡左氏傳季姬嬖故也

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氏注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　鄭武子賸即罕達嬖許瑕許其外取邑故許瑕圍宋雍邱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趙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稱任氏曰取者腹背受敵無所逃命而惟我之所得也春秋未嘗書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　鄭罕達輕許嬖人以利而動擅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敗律以殘民命罕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杜氏注報雍邱冬十月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地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胡氏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讙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魯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

遂伐齊南鄙師于郞齊用事諸臣竟不思禦之之道遽弑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旦夕亦不可行弑逆以紓難意悼公猜忍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者弑之以解兵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寇而罹此凶也如是書法斷自聖心此游夏不能賛一辭也

夏宋人伐鄭 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今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犂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禮乘間以竊利耳經書實事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不以會至而以伐齊至不與公從夷會也 公會夷伐強國書至危之也

葬齊悼公悼公弒簡公壬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彄蒯聵之黨輒方拒父何敢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師師伐陳 吳救陳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吳季札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劉氏曰推驗季子年近百歲彼其清高不污寧貪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着為說耳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夷狄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夷伐而夷救之故變

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故書敉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丁巳春齊國書帥師伐我齊國書伐我為前年公會吴伐齊師于鄎故冉求為季氏宰勉季孫主乎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于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適 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左氏穀梁作轅頗破可反又平聲出奔鄭左氏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封内之田悉賦稅之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鑄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吴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案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展如　吳大夫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　吳大夫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再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爲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爲魯也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衛大叔疾　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戊午春用田賦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令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賦歛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令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令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

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吴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税畆而既益其税矣成公作邱甲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别以田為賦則斂愈重而民愈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吴女也其曰孟子諱娶同姓也吴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厚别也昭公之取孟子徒欲一時結好强吴以去三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葬不夫人不謚不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至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吴也書薨必曰夫人某氏薨孟子則不可曰夫人姬氏薨也書葬必曰葬我小君某氏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謚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耳然雖為君隱其實亦不可

擠矣

公會吳子于橐章夜反一音託皐橐皐在淮南逡遒縣東南令廬州慎縣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尋而溫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往年會鄫令又會橐皐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在海陵今泰州城下

左氏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以衛先時殺吳行人欲執之以子貢言乃舍衛侯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吳于橐皐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囚衛

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即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約二國俱棄之定十五年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冬溫而螽生書以記異也

十有三年己未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向巢帥師伐鄭圍嵒鄭罕達救嵒師師圍之腹背受敵無所逃焉惟我所得而已故曰取宋師報雍邱之役也二國取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邱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周卿士不書尊之也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左氏以為先晉非也國語以為先吳外傳又謂吳以甲三萬脅晉而先之是也蓋是時晉霸已衰不主諸侯者二十四年宋之會襄二十七年楚已先晉矣陵遲至此夫差擅強氣吞區宇中國愈不能抗故此會宜乎吳主之也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言及者吳主會而晉侯及之也諸夏衰而同夷狄也然不曰會吳子者吳人不可主乎中國也此上屢書吳但舉號此進之子何耶晉諷吳僭王宜曰吳公吳從之以其知過故進之以爵亦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吳人之横也抑吳楚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

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止書魯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夏也自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强恣先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吳子歸及越平終子胥三年吳始弱矣之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令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越二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

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絶口吳子方會諸侯于中州越乗其無備而入

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黄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数出能侵而已益玩而損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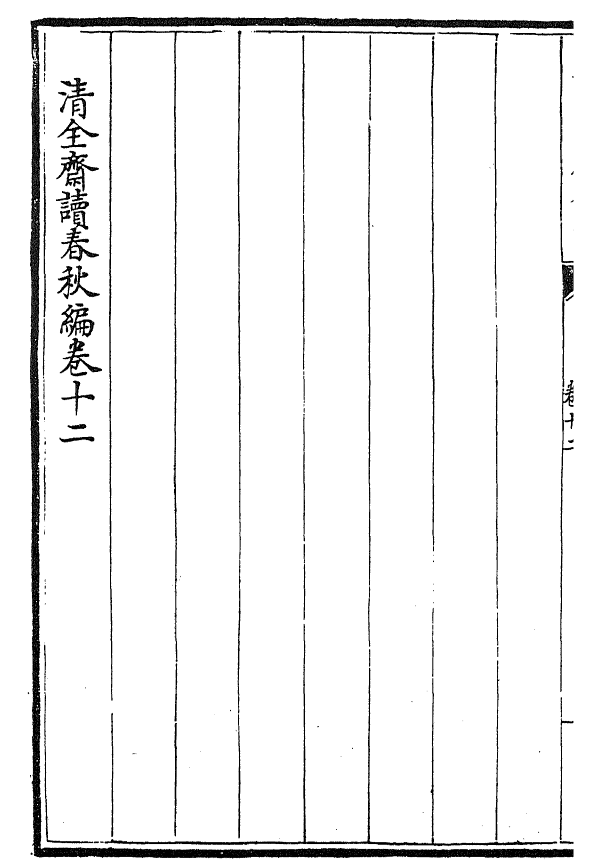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次見于旦也旦則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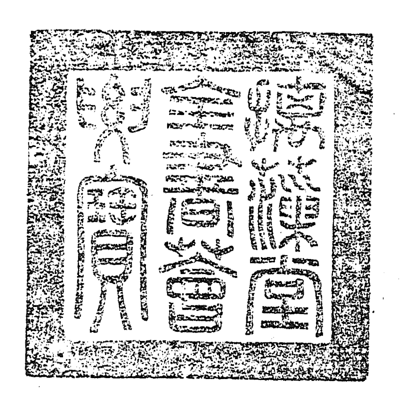
盜殺陳夏區音謳夫

十有二月螽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歛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庚申春西狩獲麟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西狩于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

故恠之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詩擇文麟麕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狩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之季亂至極矣禮義泯絕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夷狄益横淪而至戰國矣孛見而麟獲文中子所謂仲尼申天道以戒周歟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絕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馬　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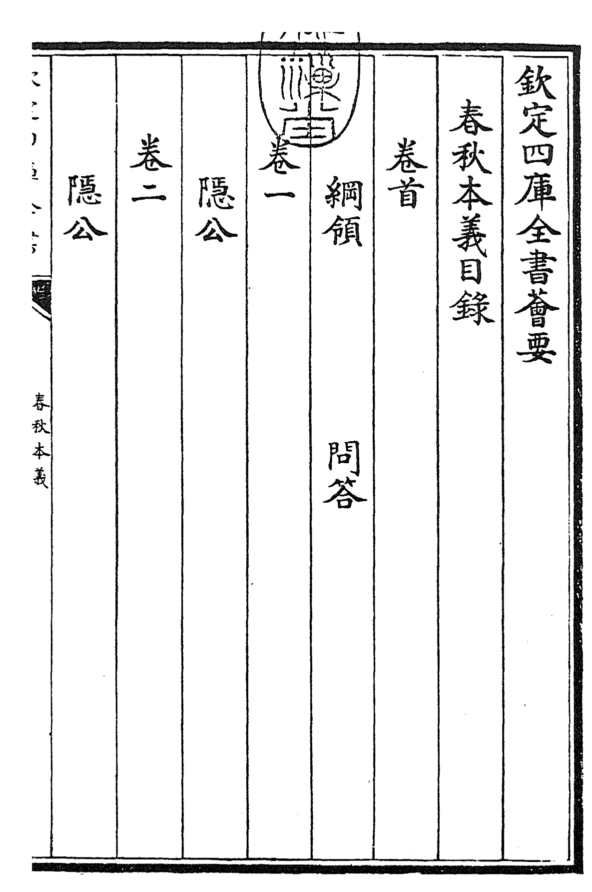
春秋本義

名氏 綱領

通論 問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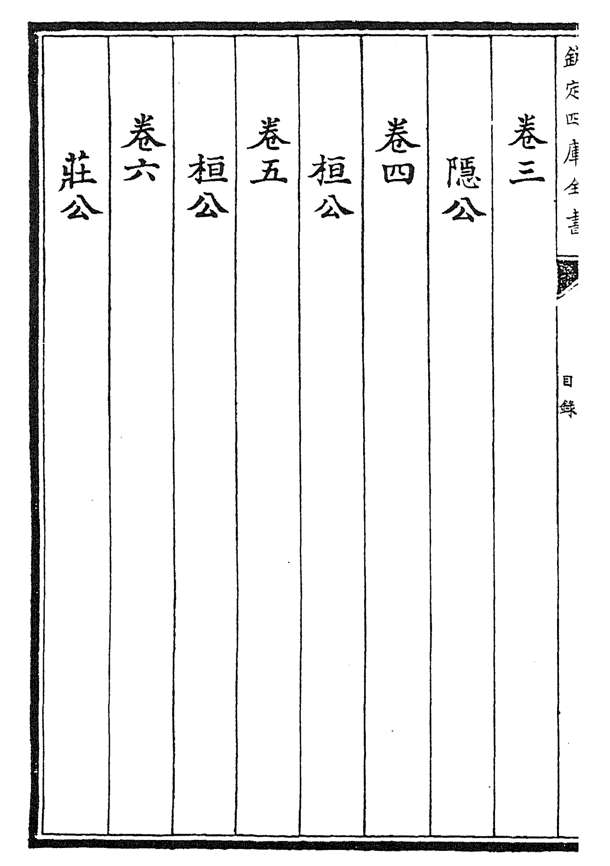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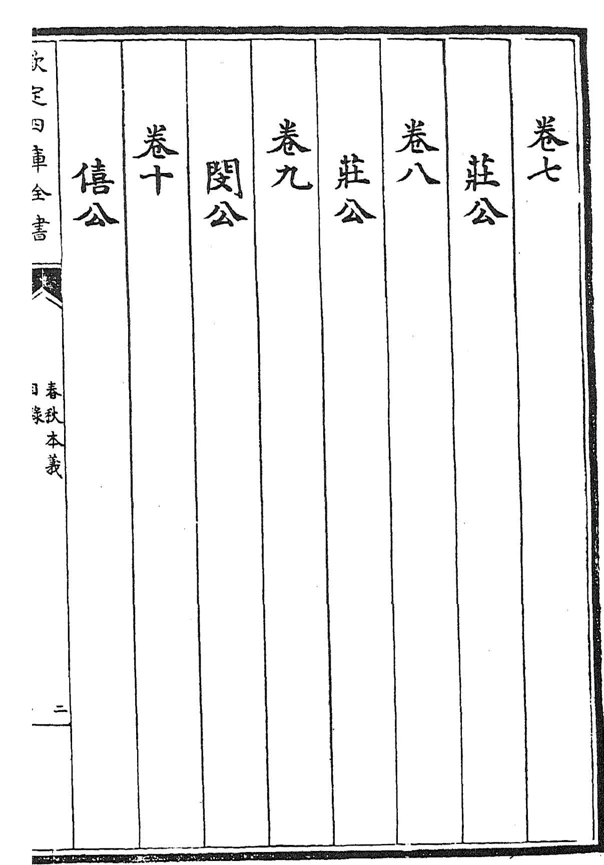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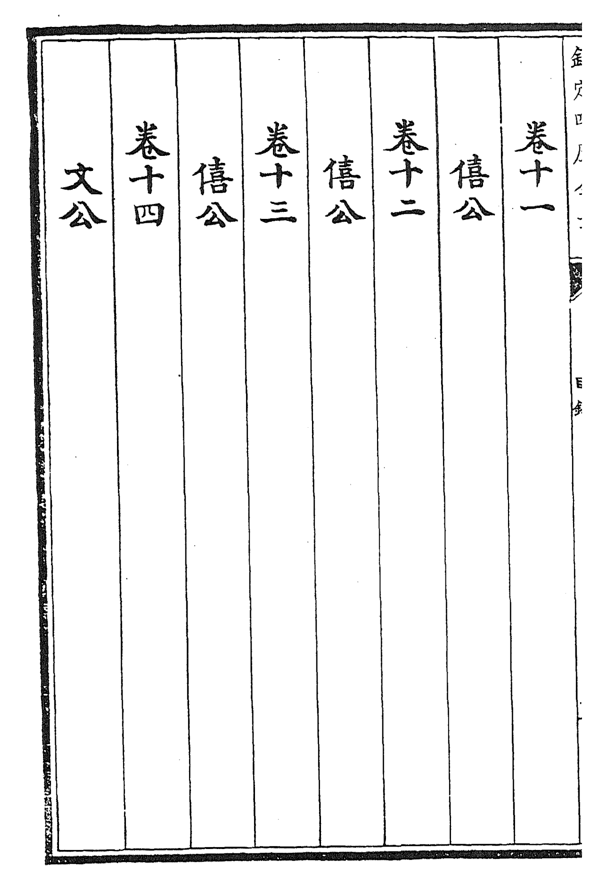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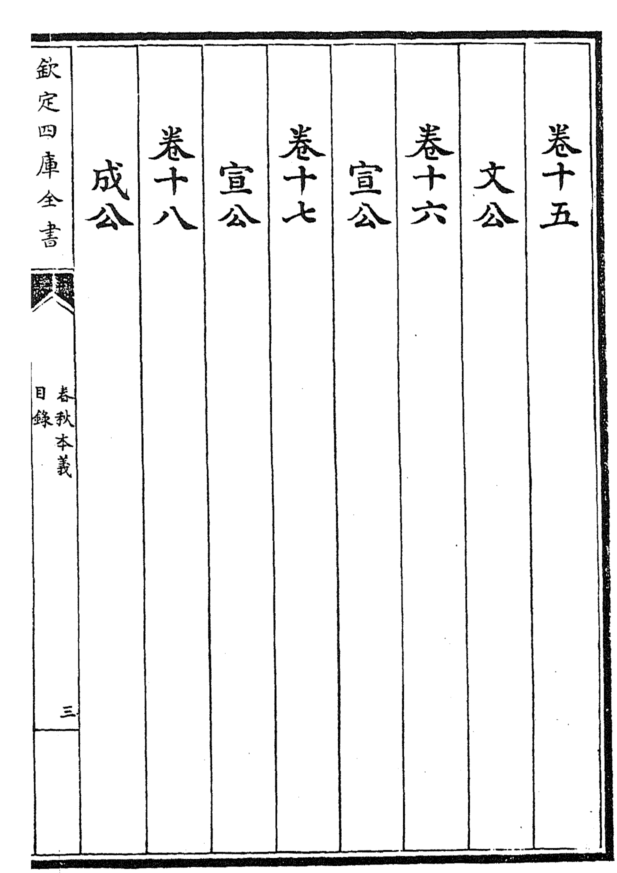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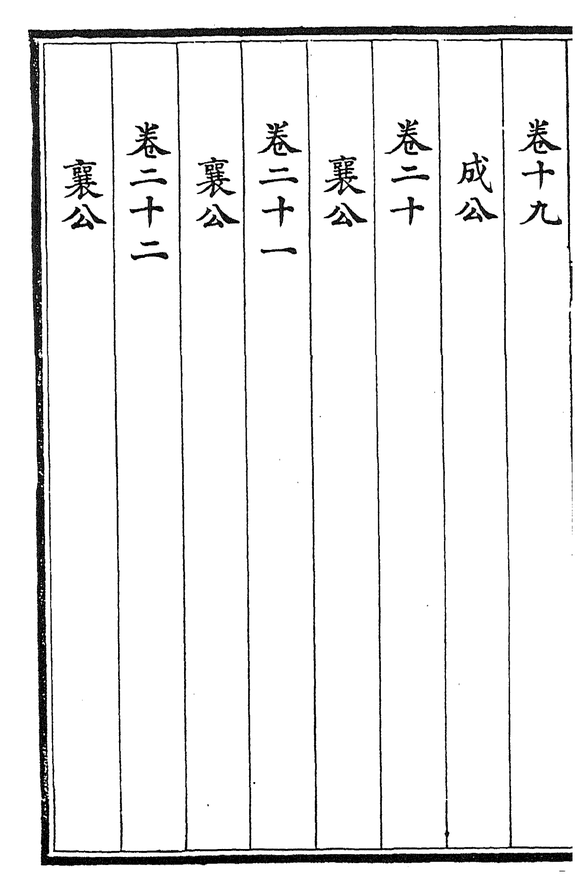
春秋本義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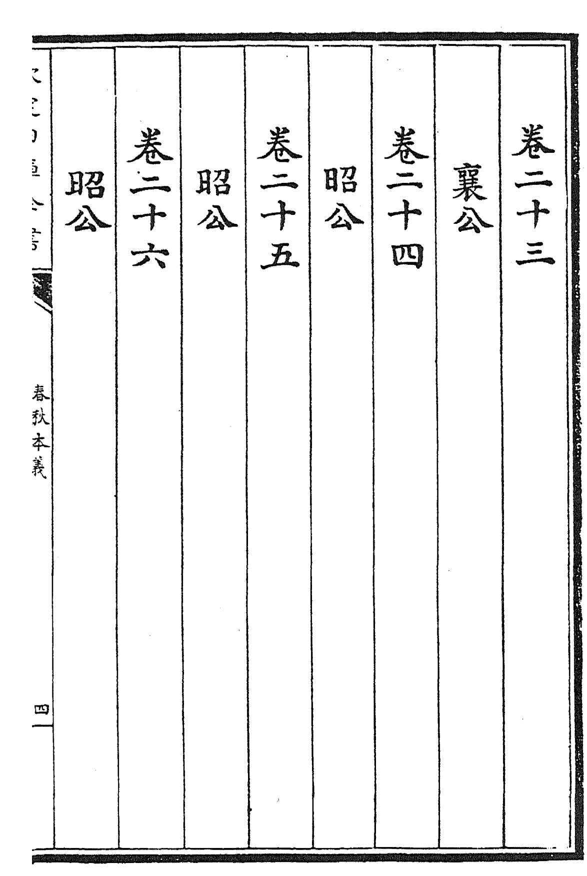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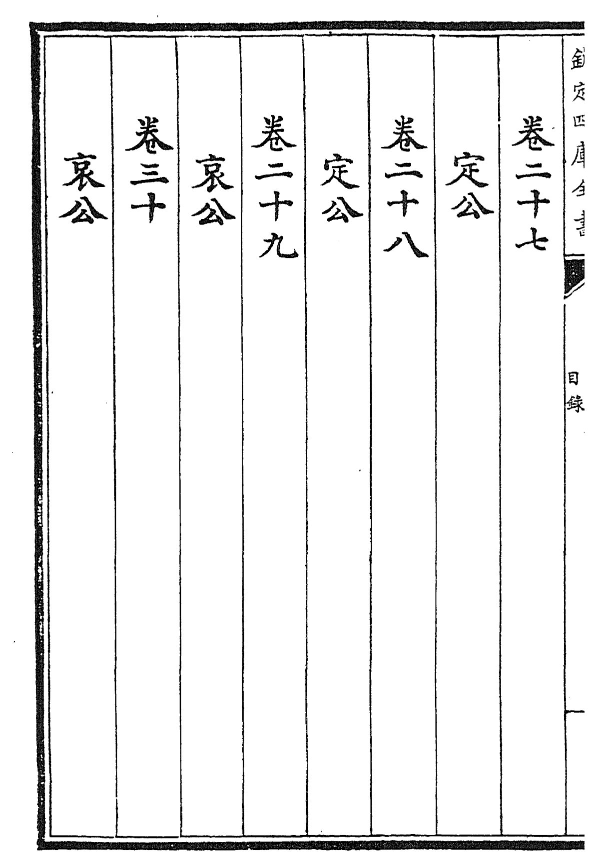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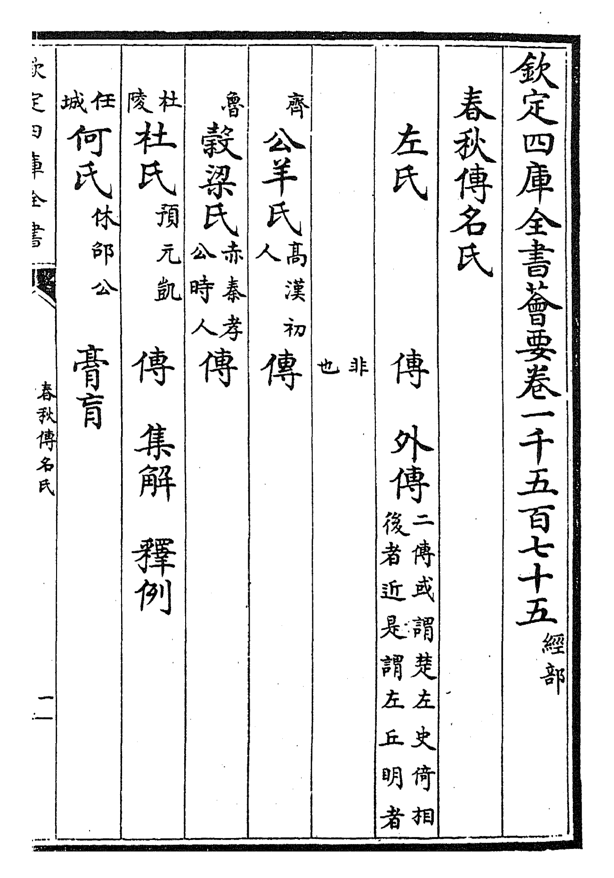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春秋本義三十卷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六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出為筠州幕有循良稱在國學時以春秋未有歸一之說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同異以作此書又作辨疑以訂三傳之舛戾作或問以明諸說之去取又有綱領一卷揭著書大意俱見於南海黃佐之南雍志今辨疑已缺佚

不全唯或問及此書存耳端學之為三書也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會成而卒至元中講筵申請下有司鋟板于集慶路儒學則是書之在當時嘗經表章矣端學有兄端禮與端學同師其鄉史蒙卿實傳朱子之學元史有傳嘗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功程國子監取之以式學者蓋其學有淵源故立說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七十五 經部

春秋傳名氏

左氏 傳 外傳 二傳或謂楚左史倚相後者近是謂左丘明者非也

齊 公羊氏 高漢初人 傳

魯 穀梁氏 赤秦孝公時人 傳

杜陵 杜氏 預元凱 傳 集解 釋例

任城 何氏 休邵公 膏肓

順陽范氏寗武子 集解

孔氏穎達 正義

徐氏彦 疏或云不知撰人

楊氏士勛 疏

荀子卿 公子姓譜或謂依託其人

廣川董子仲舒 決事比 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劉氏向子政

鄭氏玄康成 鍼

賈氏逵光伯　大義

鄭氏衆　長義

景城劉氏炫　述議畧

雲陽韋氏昭弘嗣　注外傳

趙郡啖氏助叔佐　集傳　例説

河東趙氏匡伯循　闡微纂類　義統

吳陸氏淳改名質伯冲　集傳　纂例　辨疑　微旨

吳郡陸氏希聲居陽逌叟　通例

楊氏蘊藏機 公子譜

盧氏仝玉川 摘微

黄氏敬容 春秋圖

李氏瑾子玉 指掌 碎玉

陳氏岳 折衷論 通例

蜀馮氏繼先 名號歸一圖 名字同異録

海陵胡氏瑗翼之 口義

徂徠石氏介守道 説

平陽孫氏復明復 尊王發微 總論 三傳辨失解

長洲葉氏清臣道卿 纂類

江氏休復鄰幾 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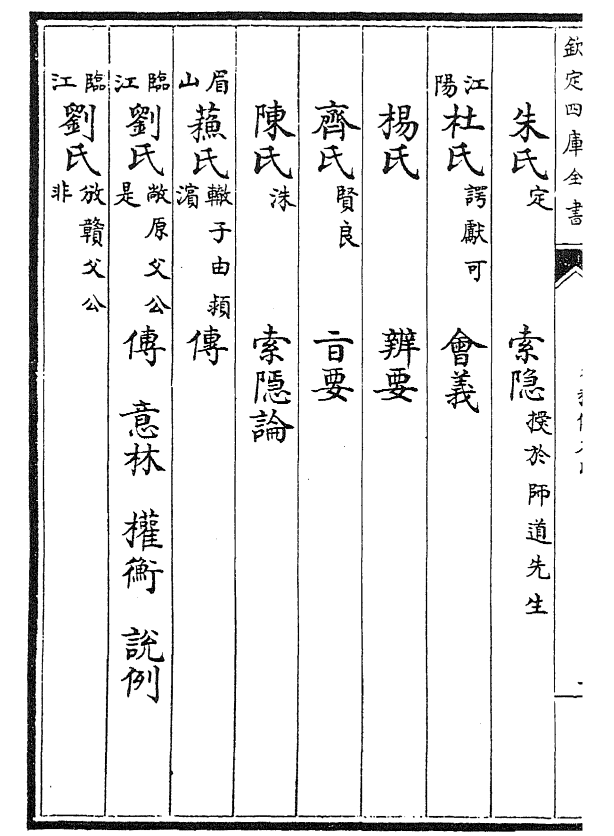
京兆杜氏 譜

廬陵歐陽氏修永叔 論 或問

館陶王氏沿聖源 集傳 箋義

王氏晳 通義 異義 皇綱論

李氏堯俞 集議畧論



朱氏定 索隠 授於師道先生

江陽杜氏諤獻可 會義

楊氏 辨要

齊氏賢良 旨要

陳氏洙 索隱論

眉山蘇氏轍子由潁濱 傳

臨江劉氏敞原父公是 傳 意林 權衡 說例

臨江劉氏攽贛父公非

常山劉氏絢質夫說

高郵孫氏覺莘老經解　經社要義　學纂

河南程子頤正叔伊川傳

大梁張子載子厚横渠

濟北晁氏以道説之景迂

山陰陸氏佃農師後傳

河南楊氏彦齡衍之年表　蒙求

沈氏括存中機括

長安趙氏瞻大觀　經解義例

荆南唐氏既潛亨　邦典與其子孜問答

濟南晁氏補之无咎　雜論

三山孫氏子平　人譜與練同撰

閩山練氏鳴道

吴郡朱氏長文伯原　通志

巴川家氏安國　通義

張氏暄　龜鑑圖

馬氏擇言　要類

四明高氏閌抑崇息齋　集註

襄陵許氏翰

吳興張氏大亨嘉父　五禮例宗　通訓

楊氏時中立

浦城章氏拱之　統微

括蒼葉氏夢得少蘊　讞　攷　傳　旨要　統例

蜀黎氏錞希聲　經解

王氏斐 義解

丁氏副 演聖統例 三傳異同

涪陵 崔氏子方彥直西疇 經解 本例 例要

呂氏奎 要言

定襄 劉氏易 經解

彭門 吳氏元緒 鼓吹

南城 范氏柔中 見微

會稽 吳氏孜 折衷義

謝氏子房　備對

應天朱氏振　正名蹟隱音要并叙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指要

沈氏滋仁　興亡國鑑

四明陳氏禾秀實　傳統論

長樂鄭氏昂尚明　臣傳

延平鄧氏驥德稱　指蹤

會稽石氏公孺　類例

東萊呂氏本中居仁解

建安胡氏安國康侯傳 通旨

廬陵胡氏銓邦衡集善

蜀李氏棠子思時論

朱氏震子發講義

鄱陽余氏安行新傳

潁川韓氏璜叔夏人表

成都范氏沖元長左氏講義

鄱陽洪氏皓元弼 紀詠

臨川鄧氏名世元亞 四譜 辯論譜說

長樂劉氏本 中論

東平畢氏良史少董 正辭 通例

廣信周氏彥熠 明義

三衢毛氏邦彥 正義

舒城王氏日休 明例

丹陽洪氏興祖慶善 本旨

廬陵董氏自任 總鑑

夏氏休 素志 麟臺獨講

黃氏叔敖 講義

淮陽環氏中應仲 二十國年表 列國臣子表

鄭氏樵漁仲夾漈 地名講 傳考 六經圖辯

新安朱氏熹元晦 語録 文集

廣漢張子栻敬夫

林氏之奇少穎 通解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集說　類說　續說　左氏國語

類編門人所編

睢陽程氏迥可久沙隨顯微例目

龍川陳氏亮文伯比事

九峰蔡氏沉仲默

永嘉陳氏傅良君舉止齋章旨　類說　後傳

眉山任氏伯雨德翁繹聖新傳

饒州張氏根知常吳園指南

吳興章氏沖茂深左氏事類始末

彭城晁氏公武子政故訓傳

延陵先生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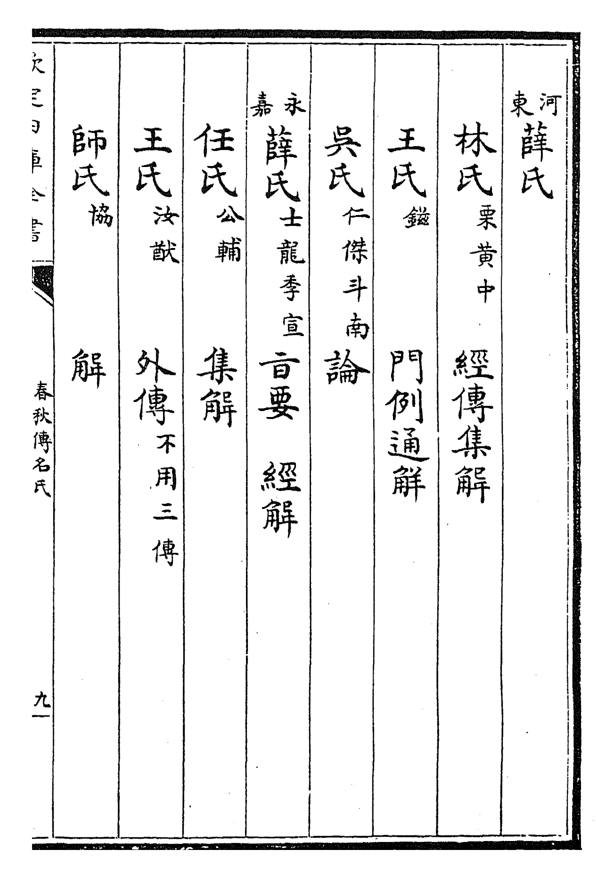
江陵項氏安世平甫家說

建安真氏德秀景元

林氏拱辰傳

泉州徐氏定德操解

臨江徐氏得之思叔國紀



河東薛氏

林氏栗黄中 經傳集解

王氏鎡 門例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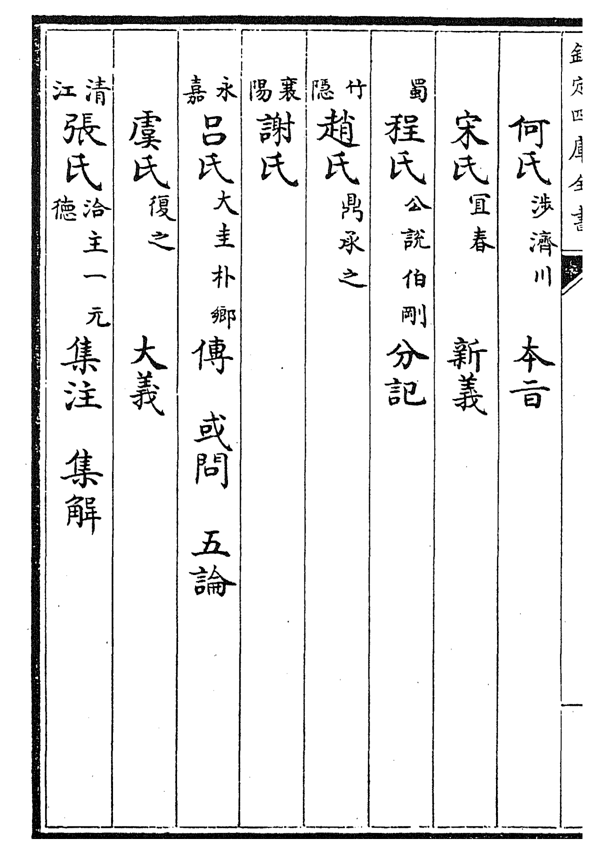
吳氏仁傑斗南 論

永嘉薛氏士龍季宣 旨要 經解

任氏公輔 集解

王氏汝猷 外傳不用三傳

師氏協 解



何氏涉濟川 本旨

宋氏宜春 新義

蜀 程氏公說伯剛 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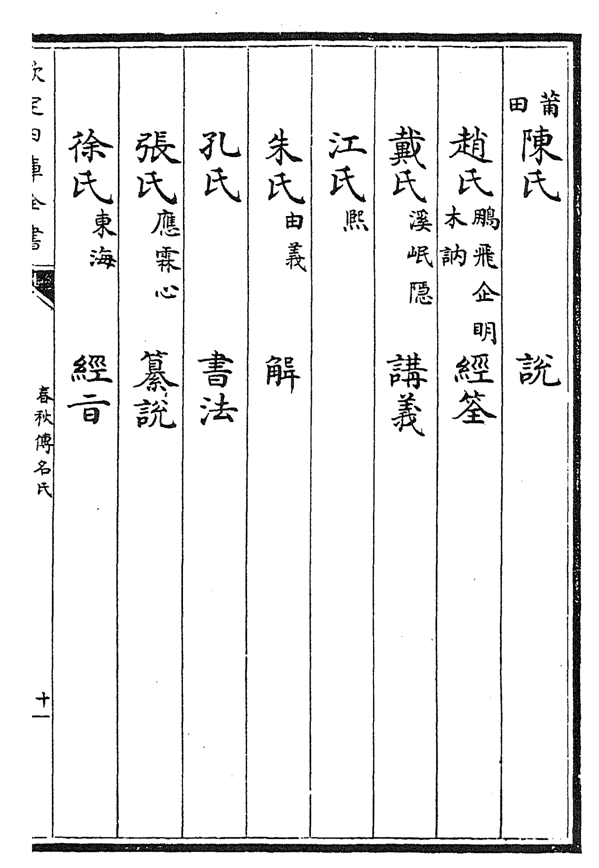
竹隱 趙氏咼承之

襄陽 謝氏

永嘉 呂氏大圭朴鄉 傳 或問 五論

虞氏復之 大義

清江 張氏洽主一元德 集注 集解



莆田陳氏 說

趙氏 鵬飛企明 木訥 經筌

戴氏 溪岷隱 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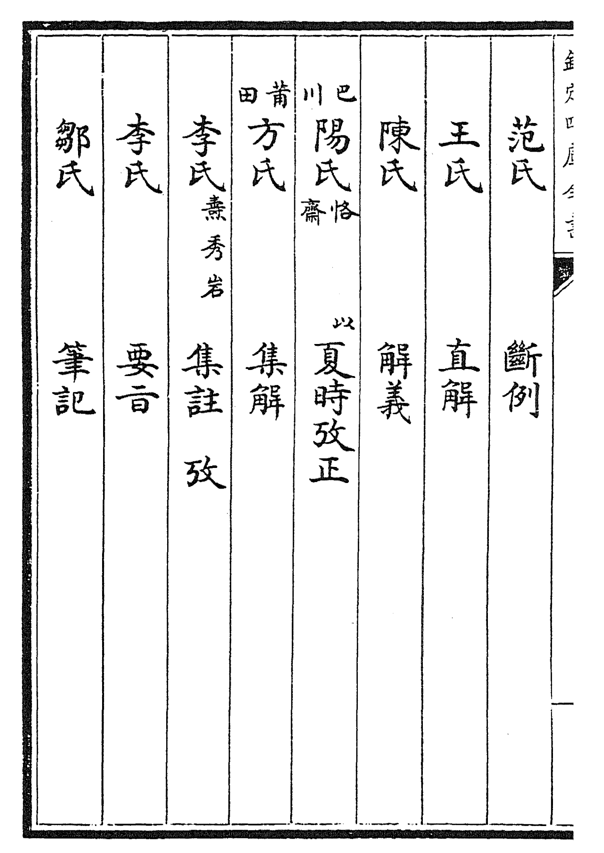
江氏 熙

朱氏 由義 解

孔氏 書法

張氏 應霖心 纂說

徐氏 東海 經旨



范氏　斷例

王氏　直解

陳氏　解義

巴川陽氏恪齋　以夏時攷正

莆田方氏　集解

李氏燾秀岩　集註攷

李氏　要言

鄒氏　筆記

三山林氏類攷

神童江氏説

敬氏鉉備忘

陳氏世家

張氏列傳

方氏九思或問

家氏鉉翁則堂集傳詳説

四明王氏貫道傳

四明趙氏與權說道存耕奏議

四明黃氏震東發日鈔

四明王氏應麟厚齋困學紀聞

四明趙氏孟何浚南法度編

四明戴氏銓少胡徵

四明戴氏培父誌

氏紀傳

氏四傳